

陈亮集

增訂

本



〔宋〕陳亮著 鄧廣銘點校

陳亮集 增訂本 上冊

中華書局

責任編輯：李元凱

陳亮集

增訂本

Chen Liangji zengding ben

(全二冊)

(宋)陳亮著

鄧廣銘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懷柔縣東茶壩印刷廠印刷

*

650×1168毫米 1/32·20¹/₁₆。印張·1插頁·397千字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3,000冊

統一書號：2018·162 定價：4.00元

ISBN 7—101—00161—0/E·35

人法

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自有
天地而人立乎其中矣人道立而天下不可以無法矣人
心之變私而以法爲公此天下之大勢所以日趨於法而
不可止也聖人論易之法象而歸之變通論變通而歸之
以未有極而不卒之變也故三代未嘗不立法而無任法
之弊三代未嘗不用人而無任人之失未嘗不以人行法
而無所歸人法並行之說自秦壞天地之大經而天下之
法亂矣漢唐任人者也唐人法並行者也本朝任法者
也天下之大勢一趨於法而欲一切反之於任人此繼天
地鬼神不能易而人固亦不能易矣任人任法與天法

其所以善之使不至也者皆足有用則其
之規不不至矣 聖祖皇帝之本意而更西馳騁
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前漢以軍吏立國而用儒
人事變之人各有家法未易輕動惟任變而通之
下大勢之所趨非人力之所能移也臣之所以為大臣
論者其大畧如此而所謂數十年之策百五十年之
計數百年之基與夫恢復之形勢事大體重尚未決之
聖心則不可測之大臣之前也故止陳其大畧之可
者三事以荅之二三大臣已相顧駭然而臣亦自惑而
退陳遠草萊寧復有路以望 清光乎馬湖一時瑣瑣
之才也太宗喜其為常何陳事召使面對未至之間使
者連數輩趣之使有能為 太宗開禮樂法度者其

陳亮集增訂本出版說明

一、生活在十二世紀後半期的陳亮，是一個奇特強毅的英俊豪傑人物。論事功，他是沒有，因為他一生夢寐以求的建功立業的機會，只有在他五十一歲狀元及第之後，纔有了獲得的可能，却不幸就在次年之春，正當他準備赴建康軍簽判任所供職之際，竟因病喪生了。然而從思想史的角度着眼，他所提出的一些政治改革主張，對金的積極進取主張，通過與朱熹關於王霸義利的爭辯而闡發的一些樸素的唯物主義論點，却都是在我們的文化史和思想史上極爲突出，因而也就都應當佔有重要的地位。

二、葉適在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中曾說：「同甫書具在，芒彩爛然，透出紙外，學士爭誦惟恐後。」但從南宋末年以至元明清三朝，程朱一派的理學家的思想和著述，在政治上和社會上都佔了絕對優勢，獨樹一幟於理學之外，並敢於對理學宗師朱熹爭辯不休的陳亮及其著作，自然不可能再繼續受到學術界和思想界的應有的重視，以致在他身後，由他兒子陳沆所編成，稍遲由婺州州學刻印的四十卷本的文集和四卷本的外集（即詞集），因無人肯爲之重印或重刻，到明中葉，已經成爲極罕見極難得的本子了。

三、明朝成化年間（一四六五——一四八七），永康縣的朱潤和汪海二人，就他們所能見到的殘缺不全的龍川文集和外集，加以收輯，併合改編成一個三十卷本，刻印行世。朱汪二人這次刻印使一部已

殘破到幾將失傳的文籍又得到流布，這當然要算對陳亮立了大功；然而當重刻此書之際，在書的前後，他們不但沒有寫一篇序跋文字，說明當時這部書的殘缺情況以及他們收輯拼合的過程，在校勘方面他們也沒有認真進行，以致脫漏錯訛之處甚多，而尤其荒謬的是：爲求阿附當時崇尚程朱理學的流俗之見，竟將陳亮的文章肆意竄改，不惜厚誣陳亮，貽害讀者。而它又成爲其後明清諸刻本所共同遵奉的一個祖本，謬種流傳，迄今未已。對此，我們便不能不給予深切的譴責了。

四、一九八三年春由美國友人田浩教授協助，我得到了一部圈點龍川水心二先生文粹的影印本，取與明成化刻本稍加比勘，成化本（和據它翻刻的由明嘉靖至清同治諸刻本）中的校勘疏失和有意竄亂之處，便一一顯露出來。而這部文粹，雖然只是一個選本，其龍川文粹諸卷中，却還有爲成化刻本所未收錄的一些篇章，其中且有陳亮的極爲重要的文章。因此，我便決定把從明成化以來流行至今的三十卷本的龍川文集重行校訂和增補。雖還無法恢復陳沆原編本的本來面目，但在篇卷上總可得到部分的補充，而由朱潤汪海二人所造成的訛脫和竄亂，也都可以得所訂正。

五、龍川水心二先生文粹應是在陳亮葉適都已下世，在二人的文集都已刻印行世之後編選成書的，最早不能早於宋理宗的中晚年。但此書的最前面刻有建安人饒輝的一篇序文，所署作年爲嘉定五年壬申（一二一三年），這是大有問題的。因爲，一則當時葉適還健在，陳亮的文集雖已編定却尚未刊行；二則在這篇序文當中，並無一字一句涉及陳亮二人的行事或文章，而只是空洞地說了一些「然則先生之文是當以道言，未易以文言也」、「先生之文蓋自其涵養醞藉中發之，而非可以外求也」等等不着邊

際的話。可知這篇序文決非爲陳葉二人的文粹而作，其刻印在文粹的卷首，必然是屬於張冠李戴的，則文後所署作年自然也與文粹刻印的年份毫不相干了。又查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中並未著錄文粹，所以我說文粹的刻印不得早於宋理宗的中晚年。書中凡遇宋朝皇帝名字皆避諱，凡遇「國朝」、「祖宗」及「陛下」等字樣也均提行或空格（雖然也間有破例和不嚴格處），因而又知它的刻印行世，最晚也不應晚於度宗之時。總之，它必是一個南宋刻本。

六、我現在把這本書取名爲陳亮集增訂本，是表明，我是在明成化刻三十卷本龍川文集的基礎上，又依據龍川水心二先生文粹和永樂大典殘卷等書作了一些增補和校訂工作的。事實上，凡見收於文粹當中的陳亮文，我是一律以文粹爲底本的。這樣，成化本中的一些訛誤、脫漏，特別是經由朱潤汪海二人所肆意竄亂纂改諸處，就不必特意加以糾正而都得以恢復原面貌了。陳亮文中因避宋帝名諱而換用代字之處，成化本和後刻諸本也有遞加改易者，今也一律照用文粹舊文而不加改易。凡成化本某卷所收文章與文粹某卷全相同，而排列順序互相參差者，亦均改從文粹序列。其爲成化本所未收而爲今次增入者，則爲文粹中之策問三卷、漢論五卷、任子宮觀牒試之弊及人法兩文，和永樂大典殘卷中的代妻父祭弟茂恭、代妻祭弟何少嘉兩文。成化本卷十五之末原收有後杜應氏家譜序一篇，文中有「登宋咸淳中解榜，官至廣東廉訪司副」語，明係元人之作，今予刪除。另外，凡文粹未收之文，則盡量依從成化刻本。這是因爲，後來諸刻本雖有對成化本遞加改正之處，然大都無稽無據，肆意而爲。對此等改易文字自須慎重將事，故凡非理據確鑿者，均一仍成化刻本之舊。

七、從文粹輯來的策問三卷、漢論五卷，作於何年，不易考知。我很懷疑，漢論可能就是葉氏所提及的陳子課藁的一部分，是在陳亮授徒講學期內向學生提示的一些歷史問題，爲學生撰寫的一些示範文字。文粹中各卷所涵內容分量，大都與成化本的內涵相同，策問在其中分作三卷，漢論在其中分作五卷，故今次增補於此本之中，亦均仍其舊貫，編次於與之相應的門類之後。增補後之陳文雖亦分編爲三十八卷，然其總量必不同於陳沆所編四十卷本中之三十八卷。

八、陳沆把其父陳亮的詞編爲外集四卷，明成化刻本則併合於文集之內，所收詞共僅三十首。詞經清代道光同治諸刻本及一九七四年中華書局標點本陳亮集逐次加以增補，共得詞七十四首。這次收錄時，又把各詞與原出處進行了一次校勘。各詞的先後順序，則是依照姜書閣龍川詞箋注排比的（只有個別的一兩首稍有改變），因爲這本箋注，對於凡有作年可考的各詞都按年編次了。又因爲陳沆原是編爲外集的，我這次便也把全部詩詞作爲最後的一卷。

九、從清道光中陳坡刻本以來，直到一九七四年中華書局印行之標點本，都相繼附入了陳亮友人的一些與陳亮文章有關涉的作品，例如朱熹與陳亮辨析王霸義利的一些書信等，我這次也大都分別附錄在陳亮的原文或原信之後，而且也都與原書做了一番校勘。全集後的附錄文字凡已爲應刻本刪除者，今亦照刪。然却没有照應刻本收錄呂祖謙寫與陳亮的所有書信，而是把李幼武所編寫的陳亮言行錄的全文增收附入了。

十、爲求易於明悉龍川水心二先生文粹一書之如何可貴，明成化刻本竄改諸處之如何鹵莽滅裂，

以及對陳集進行增補訂正之有何意義，特將拙作龍川文集版本考列置卷首。敬祈讀者不要以「本末倒置」見責爲幸。

鄧廣銘一九八四年八月八日寫於北京大學歷史系

陳龍川文集版本考

鄧廣銘

一、陳沆編定、嘉定間刊行的龍川文集四十卷及外集四卷本

葉適的水心文集當中有一篇龍川文集序，其所敘述龍川集最初的編輯經過爲：

同甫文字行於世者，酌古論、陳子課藁、上皇帝四書，最著者也。子沆聚他作爲四十卷，以授予。……

予最鄙且鈍，同甫微言十不能解一二，猶以爲可教者。病牀十年，耗忘盡矣。今其遺文大抵斑斑具焉，覽者詳之而已。

陳亮死於紹熙五年（一一九四年），葉適的序文寫於嘉泰四年甲子（一二〇四年）的春季，則陳沆爲其父所編的四十卷本文集，至晚在嘉泰三年便已完成。

在水心文集中還有一篇書龍川集後，其中又談到了龍川文集刻印的事：

余既爲同甫序龍川文，而太守丘侯真長（按，卽丘壽雋）刻於州學，教授侯君敞、推官趙君崇岳皆佐其役、費。同甫雖以上一人賜第，不及至官而卒，於是二十年矣。遺藁未輯，愈久將墜。……

根據這篇書後的開頭兩句，知丘真長刻於州學的龍川集，必卽是陳沆所編的那個四十卷本。而據同甫不及至官而卒，於是二十年矣兩句推算，知文集之刻成又較其編定恰恰遲了十年，則當爲嘉定七年

(一二二四年)，或其稍前稍後的事。只是下面的「遺藁未輯，愈久將墜」二句，有些難以理解：既然四十卷本的文集已經編定、刻成，怎麼還說「遺藁未輯，愈久將墜」呢？若說不是指此四十卷本而言，然則又何所指呢？

南宋末年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卷十所著錄的，則在龍川集四十卷之外，還有外集四卷，其下所附解題的全文是：

永康陳亮同父撰。少入太學，嘗三上孝廟書，召詣政事堂。宰相無宏度，迄報罷。後以免舉爲癸丑進士第一，未祿而卒。所上書論本朝治體本末源流，一時諸賢未之及也。

亮才甚高而學駁，其與朱晦菴往返書所謂金銀銅鐵混爲一器者可見矣。平生不能詩，外集皆長短句，極不工，而自負以爲經綸之具，在是，尤不可曉也。

葉適未遇時，亮獨先識之。後爲集序及跋，皆含譏誚，識者以爲譏。

這段解題後來被馬端臨一字不改地抄入文獻通考的經籍考中。而元末所修宋史藝文志中，也同樣作陳亮集四十卷，外集詞四卷。

據上引諸條記載，可以證知，從南宋末年到元朝末年，世上所流傳的陳亮文集，一直還只是由陳沆編定、由葉適作序、由丘真長刊行的那一個四十卷本。

二、南宋末年刊行的圈點龍川水心二先生文粹

此書分前後二集，共四十一卷。陳葉二人的文章參互錯出於其間。前集卷一至卷三爲陳亮文，卷四卷五爲葉適文，卷六至卷八爲陳亮文，卷九至卷十六爲葉適文，卷十七至卷二十爲陳亮文，後集卷一至卷七爲陳亮文，卷八爲葉適文，卷九至卷十六爲陳亮文，卷十七、十八爲葉適文，卷十九至卷二十一爲陳亮文。現在只將收錄陳文各卷之目錄列後。

前集卷一至三，爲陳亮上孝宗皇帝第一書、第二書、第三書，及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卷六爲高士傳序、忠臣傳序、義士傳序、謀臣傳序、辯士傳序、英豪傳序、中興遺傳序、二烈女傳。

卷七爲答朱元晦書（一至五）。

卷八爲三國紀年、三國紀年序、魏武帝贊、魏文帝贊、魏明帝贊、齊王、高貴鄉公、常道鄉公、陳留王贊、荀彧贊、荀攸贊、賈詡、程昱、郭嘉、董昭贊、鍾繇、華歆、王朗贊、陳登、田疇贊、崔琰、毛玠贊、袁渙贊、劉曄、蔣濟、劉放、孫資贊、夏侯玄、李豐、張緝贊、王凌、令狐愚、卞丘儉、諸葛誕贊、嵇康、阮籍贊、司馬懿、司馬昭、司馬師贊。漢昭烈皇帝贊、漢後主贊、諸葛亮贊、龐統、法正贊、關羽贊。吳武烈皇帝、長沙桓王贊、吳大帝贊、會稽王、景皇帝、歸命侯贊、張昭、周瑜贊。建安七子贊。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陳瑀、應瑒、劉楨。曹植贊附錄、諸葛亮附錄、鄧禹、耿弇附錄、呂東萊書附錄。

卷十七至卷二十爲酌古論、酌古論序、光武、曹公、孫權、劉備、孔明上、孔明下、呂蒙、鄧艾、羊祜、苻堅、韓信、薛公、鄧禹、馬援、崔浩、李靖、封常清、馬燧、李愬、桑維翰。

後集卷一，廷對策卷二、卷三分別爲問答上，凡十二道；問答下，凡十二道。

卷四，策：任子宮觀牒試之弊，人法，子房、賈生、孔明、魏證何以學異端，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何以獨名於漢唐。

卷五，策：國子、銓選資格、變文格、傳注、度量權衡、江河淮汴、四弊、科舉。

卷六，論：中興五論序，中興論，論開誠之道，論執要之道，論勵臣之道，論正體之道。

卷七，論：謝安比王導，王珪確論如何，揚雄度越諸子，勉強行道大有功。

卷九至卷十三，漢論。

卷十至卷十六，策問凡四十二道。

卷十九，論：孟、六經發題。

卷二十，序：書歐陽公文粹後，類次文中子引，書類次文中子後，伊洛正源書序，春秋比事序，書林

勳本政後，跋朱晦菴送寫照郭秀才序。

卷二十一，序：送丘秀州序，三七叔祖主高安簿序，諸生赴補序，別吳恭父知縣序，徐子才赴富陽

序，陳童子序。

這部龍川水心二先生文粹，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不但宋代各皇帝的本名及嫌名一律避諱（但也間有不嚴格處），凡遇「本朝」、「祖宗」一類字樣亦一律空一格或提行，知其爲南宋刻本。葉適卒於宋寧宗嘉定十六年（一二二三年），其文集之編定刊行當爲理宗即位以後事。文粹之編刊自當更在其後，或當在理宗在位之後期，亦卽十三世紀的四十或五十年代內。

在文粹的書名標題之後和前後集各卷目錄之前的牌子上，刻有如下四行文字：

二先生文，精練雄偉，工文家所快覩。是

編又出名公選校，壹是粹作，篇加圈

點，辭意明粲。本齋得之，不欲私闕，綉梓

公傳，與天下識者共讀，伏幸精鑒。

在這裏，既不著選校者的姓名，也未說明刊行於何年月，這反映出：此書實爲書肆中人自行編刻的一個選本而已。而在文粹卷首的扉葉之後，却還冠有饒輝的一篇序文，序文的開首處已經殘闕，現僅保存了如下一大段：

（上闕）汪洋闊肆，挽回天地之大全，剖抉聖賢之底蘊，蓋將使天下之人，徹藩籬而趨堂奧，豈不爲吾道大助。然則先生之文，是當以道言，未易以文言也。其視昌黎公起八代之衰，濟天下之溺，殆未必多愧。而今之士大夫翕然歆慕之，且未聞有怪之者，則今日文章之盛又非唐世所可並言矣。雖然，先生之文，蓋自其涵養醞藉中發之，而非可以外求也。故其措辭立意，無非洞然貫穿經傳，錯綜子史，雖諄諄百千萬言，無一窒礙。學者有志於斯文，又當知在此而不在彼也。不然，捧心效施，折巾慕郭，則連篇摘月露，積案寫風雲，竟何補於吾文之萬一耶！予故卒言之，而不敢憚於僭。時嘉定壬申孟秋，建安饒輝晦伯序。

這段文章，和刊於目錄之前的牌子上那四行文字全然不相應合。而且，它忽而言道，忽而說文，撲朔迷

離，真可謂不知所云。然而有一點却極爲明確：這是爲某一位「先生」的文集而作的，而斷非爲龍川水心二先生文粹而作的序言。其刻印在文粹的書首，必然是張冠李戴了的（雖然也可能是書肆中有人有意這樣做的），實際上是與陳、葉二人毫不相干的。既然如此，則文後所署「嘉定壬申孟秋」諸字，也必然與文粹之刊行年月全無關係。

但是，據美國友人田浩教授見告，原燕京大學教授洪煊蓮氏，晚年曾在美國見到此書，他對於饒輝的這篇序文不但深信不疑，而且還斷言：既然這部文粹之編刻較早於龍川文集，則凡爲文粹所有而爲龍川文集所不收者，如策問三卷，如漢論五卷，如任子宮觀牒試之弊及人法諸篇，必皆是當時被陳沆葉適等人所有意棄擲的。我認爲，洪氏如果真有這樣一段議論，其錯誤是很顯然的。因爲：第一，明清兩代通行的三十卷本龍川文集，已不是陳沆所編、葉適作序的那個四十卷本的原貌，而是已經短闕了十卷文字；第二，雖是如此，三十卷本大部分的篇章序列，總還保存了四十卷本的一些影象。文粹中對陳亮文的編次和分類，既與三十卷本（也就是與四十卷本）龍川文集大致從同，這決不會是出於偶合，因而只能說明，文粹中的陳亮文是從四十卷本龍川文集選來的。四十卷本龍川文集，是陳沆在嘉泰三年（一二一〇三年）編成，丘壽雋於嘉定七年（一二一四年）前後刊行的。既然如此，文粹怎能在嘉定五年壬申（一二二二年）就已刻印了呢？更何況葉適之死及其文集之刊行更在許多年後，安得在嘉定五年先已把葉文選入文粹中呢？

文粹的印本爲數可能不多，流傳因而較少。明英宗正統後期（十五世紀四十年代）處州推官黎諒

在收輯編刻葉水心文集時，在他所訪求到的「遺本」中有名叫文粹的一種，想必就是這部龍川水心二先生文粹。但在明憲宗成化年間（十五世紀的七、八十年代），永康的朱潤、汪海收輯編刻陳龍川文集時，却只是訪求到一部或幾部斷爛殘闕的陳沆所編四十卷本文集與四卷本外集，而不曾見到這部文粹。在此以後，這部文粹竟也不曾爲任何一個翻刻龍川文集的人所見及，因而就一律以成化年間所刻印的三十卷本爲祖本，再也不能在它以外有所補充或訂正。而到清人編輯四庫全書時，在龍川文集的提要末尾也只有莫可奈何地說道：

葉適序謂亮集凡四十卷，今是集僅存三十卷，蓋流傳既久，已多佚闕，非復當時之舊帙。以世所行者祇有此本，故仍其卷目著之於錄焉。

三、明成化年間永康龍川書院刊行的三十卷本

陳沆編輯的那個四十卷本文集和外集四卷（詞），到明憲宗成化年間（一四六五——一四八七年），傳本大概已經極爲稀少，僅存的幾個傳本大概也都已殘闕不全，很難再拼湊成完整的四十四卷本的原面目了。於時陳亮的故鄉永康縣有一個名叫朱潤的人，自稱是陳亮的九世甥孫，募集了一些資財，修建了一所龍川書院，並以修書院所餘資財，由同邑汪海把殘闕不全的龍川集與外集加以收輯拼合，湊成三十卷，刊布於世。

三十卷本龍川文集的最初刻本中，前後並無一處載明其刊行年代，之所以知其爲明代成化年間所